

優等獎

臺北浴缸

◆ 林儀芸

鄒○威

二十六歲 上班族

射手座I人 乾淨、好相處 尋找家庭式雅房或套房出租
希望有浴缸，且有空可以一起下廚

如您的家裡有空房，請聯繫以下電話

「這是什麼？」

「傳單啊。」

我瞪著那彩色印刷，上頭貼著一張宮廷浴缸照片，及鄒本人的大頭照——他穿著燙好的襯衫，一臉端正，靦腆地笑，眼神裡閃著有為青年的光——至少，這是他給我的指令，他當時請我幫他拍一張看起來上

進又聰明的照片，他要貼在履歷上。沒想到，一物多用，有為青年的大頭照不僅拿來找白天的工作，也必須用在媒合一間晚上的窩。

「你要在街上發？」

「當然不是亂槍打鳥，要瞄準TA。」鄒一臉得意洋洋，「我們要塞在青田街，那排公寓的信箱裡。」

鄒使用的主詞是「我們」，於是忽然被涵蓋在這個神祕企畫之中的我，下班後來到了青田街附近的永康公園。夜色還輕，上班族提著晚餐晃回公寓，下了課的小孩在溜滑梯上吵鬧，我們倆肩並肩，坐在長椅上嚼著便利商店打折過後的即期食品，打算等到離峰時間再「下手」。緊捏著傳單的鄒，滿是興奮，每日像呼吸一樣隨時滑租房App、每週末、每個下班都去看房的日子終於要結束了。預算一萬五，在臺北蛋黃裡挖不出一間有浴缸的公寓，他冷哼，「反正好的房源都不會在網路上的。」

鄒滔滔不絕地說這塊地是風水寶地，我用他的手機滑著租房網，若風水寶地的意思是四坪小房與給人換氣用的迷你窗戶，那麼這裡真的是塊寶地。看著琳琅滿目的房照，越滑越心酸。四片光禿禿的白牆，擠著無法使人翻身的床（占據了大半空間），白瓷磚地反射出被生活冷落的臉。沒有坐北朝南只有馬桶朝北，納悶起浴室的設計是要讓人邊淋浴還能邊拿洗澡水沖馬桶？可是租房網不能這樣寫，要註明溫馨華美小房，皮箱入住，麻雀雖小五臟齊全，其實最衰小的是只能站立在浴室的兩格瓷磚上洗澡的房客。哪裡來的浴缸？

我看了半小時一無所獲，沒有一間房能走入鄒的心房，鄒一臉坦然，他晃著手上的傳單，信誓旦旦地說就像他不用交友軟體，寧可浪漫地跟隨命運。自詡為文青，堅持用最老派的方式找到他的命中愛房。但我心裡暗暗想著，鄒都已經單身二十七年了。

或許要在臺北找到一個附有浴缸的家，得比找到真愛付出加倍努力。捨不得鄒那麼辛苦，我勸說，條件太高了。臺北一〇一是個箭靶，以它為中心往外一圈一圈的畫，離越遠的圈越大越廣越便宜。但是鄒不僅渴望射中紅心，還要有浴缸，不如把浴缸捨棄掉吧。

鄒安安靜靜地聽我講完，說了一句，「你不明白。」

他的家只要有兩樣東西，廚房跟浴缸。想像一下，要跟室友們一起下廚做飯，客廳三菜一湯，聊聊每天上班的瑣事。吃飽後，能在自己的浴缸內，泡一場舒服的熱水澡，在蒸氣裡喝一杯冰牛奶。吳爾芙說女人要有自己的房間才能寫作，鄒說社畜就是要有自己的浴缸，才有辦法上班。白閃閃的浴缸跟熱騰騰的水霧，一整天的疲勞洗盡，又長出一條全新的靈魂，從家裡的小格子鑽出，準備爬至另一個小格子裡上十二小時的班。

我看著他堅毅的眼神，於是，我們出發，尋找一個浴缸。

*

青田街很寂靜，夜晚的步伐慢下來，一排公寓外爬滿了黃金葛。十二月的冷夜，悶著溼氣，臺北的冷風刺到骨子裡打顫。我們鬼鬼祟祟，躲在電線桿後頭看望。

「確定不會被抓嗎？」我壓低聲音問。

「臺北人哪有時間抓我們。」鄒的動作俐落地把傳單對摺塞進信箱口，一氣呵成。讓人不禁懷疑他不是在家裡練習過。鄒也調查了附近的居民，大部分是退休長輩，他們一定很孤單，說不定急著將離家兒女的空房租出去。他的眼神充滿希冀，但我總覺得最寂寞的是他。

我們把整條街的信箱一格一格塞滿，最後停在一間綠茵盎然的老公寓外。鄒說，他覺得這棟公寓很不一樣，其他樓房有黃光與白熾燈泡交織，唯有這間公寓裡的每一戶窗子，都流出暖橘的黃。我抬頭，五層樓的公寓，家家戶戶擁有炙熱的暖黃，彷彿能聽見一些笑聲。

鄒滿臉期盼地仰望那棟公寓，他已經能想像下班後有一盞黃燈與一個放滿熱水的浴缸等著他。因此，這棟的每一戶都塞了兩張，象徵決心。看著充滿自信的鄒，以及後面一整排公寓裡都有鄒及夢想浴缸的照片，我忽然不知道我們在做什麼。

「這樣還行不通，那我真的要睡公園了。」

我笑了，剎那憶起，我還真的睡過公園。

公司距離青田街步行十幾分鐘而已。其實一開始是不想當上班族的，將自己捏成朝九晚五的形狀十分「不酷」，鄒也有一樣的想法。當我們無業時，總像無人認領的幽魂般遊蕩在臺北：在早場電影昏睡、吃一頓很長的下午茶，邊走在忠孝東路上邊聊著無邊際的夢想，我想當旅遊作家他想開咖啡廳。但鄒畢業後卻進了四大會計事務所，前途一下子光明。少了一人陪我闖蕩，有些寂寞，也跟隨他的腳步，找了傳統旅

行社的工作，擔任歐洲線的產品助理，卻從未踏入歐洲，我負責剪剪貼貼做簡報跟行程規畫，讓別人去旅行。

我的主管在公司二十幾年了，面試時看著眼前西裝筆挺，戴著方框眼鏡的中年男子，自顧自地沉浸在他一小時的個人演講中，我幾乎沒說到幾句話，但他卻讚賞地拍拍我的肩，說我是一個上進的年輕人，幾天後收到了錄取信。

滿懷熱血進公司，才發現原來公司規矩很多，像中午十二點放午餐音樂提醒吃飯，下午三點半敲鐘准許小憩。最困擾的是主管隨時的臨時任務，突然指派擔任小編，或需要我去聽他的人生，每一次都只能放空數著他的魚尾紋。除此之外，工作本身沒什麼太過挑剔的點，不太過艱難也不太過簡單，一切都是平庸地剛好。在上班之前很抗拒上班，上班之後覺得自己過得空洞。鄒身為我的前輩，跟我說：「你一定會習慣的，沒有不好。」結果，三個月後還真的漸漸習慣了起來。一名幻想當作家養活自己的文藝少女，如今只在乎三件事情：薪水準時流入帳戶、與同事叫手搖飲外送、中午的便當店能自選三格菜色。沒有不好的地方。

那天，一如往常地在永康公園附近的便當店買排骨飯。秋日的風很舒服，但公園裡一個人都沒有。倒是周遭的店家擠滿了等待午餐的上班族，我連同每一個人，都掛著識別證，融入了這條午休風景線。

離午餐時間結束還有四十分鐘。我漫無目的地走進公園，腳步停在了溜滑梯前。陽光從樹葉的縫隙灑下來，像碎金一樣。我猶豫了一會，心裡想著反正也沒人，鬼使神差地爬了上去，仰躺在溜滑梯頂端。天

空很藍，風輕得像耳邊的呢喃，一切都靜得不可思議。閉上眼的瞬間，彷彿全世界都遠了，迷迷糊糊中睡著了。

醒來時，心猛地一沉，時間已經遠遠越過了午休的尾巴。我慌張地跳下溜滑梯，飛奔回公司。主管慢悠悠地問去哪了，我支支吾吾，急忙道歉，就是不肯說出在溜滑梯上睡了一個午覺。我遲到了半小時，他用一小時數落我的怠惰，順帶扣了我一小時的特休。我平靜地回到了我的小格子，隔壁同事瞧了我一眼便繼續低頭做事。

我看著電腦螢幕反射出我的臉，居然有淺淺的笑。

*

出乎意料，真的有人看到傳單，聯絡了鄒，且是他最喜歡的那間公寓。緊接著就是一連串他從灰姑娘變公主前往舞會的過程，一切都美好得不可思議。去看房、跟室友「面試」、還特別去銀行提了押金。

室友的組成是國文老師跟實習律師，加上鄒是會計師，三位堂堂正正的「師字輩」。北漂青年好套房，果然是風水寶地，地靈人傑。

採光很好，小陽臺擺滿迷你的蕨類植物，老公寓重新拉皮。一踏進這間房子，鄒便明白是命中注定——當他看見嶄新的浴缸乾淨整齊地擺在浴室的正中央，小而美，足夠裝得下他與那杯冰牛奶。室友說道，本來就有另一個室友計畫搬走，才剛po在租房網，便收到了鄒的「自薦信」，房子都符合鄒的條件，出於好奇聯絡了他。

我問他們都聊了些什麼，鄒說一些生活上的瑣碎小事，時不時有笑聲，在週末的斜陽裡，喝著熱茶，談笑風生。律師室友養了一隻又大又肥的橘貓，不停地磨蹭著鄒。大家驚呼，這隻貓平常不會這麼靠近陌生人的。鄒滿面春風，我看他面試公司時都還沒那麼有信心，於是買了一顆泡澡球，當作小小的入厝禮。幾天後，依舊約在永康公園，但入浴球還沒送出去，鄒的馬車忽然變回了南瓜。律師室友傳了一封簡短但真誠的訊息，很抱歉，已經有找到更合適的室友了。

原本的入厝派對變成借酒消愁，我們拎著一手啤酒在青田街繞啊繞，像是不甘心。下著微雨，我們的身體因酒精而暖得噁心，我拍拍他，「不過是個租房嘛，再找就有了。」他清淡回覆，眼裡晃著酒意，「你在臺北有家，你不懂。」

後來喝多了，在長椅上休息，正對面正是鄒的那棟夢想公寓。鄒迷茫地望著公寓，手裡把玩著壓扁的易開罐。

一輛計程車忽然停在我們面前，一名穿著長裙戴著貝蕾帽的年輕女孩下了車，從後車廂提起一個比她還大得多的行李箱，甜甜地跟司機說了謝謝。站在公寓一樓翻找包包，找到鑰匙後再小心地插入，喀喀地轉了許久，似乎不太會使用這扇門，一切的動作都很慢。鄒剎那站了起來，彷彿要上前去找她說話。但他正要踏出去時，女孩推開了門，將行李箱拖了進去。門一關，消失在我們眼前。鄒坐回位置，我們一語不發，緊盯著四樓那戶散著鵝黃暖光的小窗。而我們至今仍不曉得她是不是搶了鄒的公寓的那位「更合適的室友」，再也沒有人提起這件事情，但總忍不住去想，貝蕾帽小姐那天有沒有泡澡？

回到家，我拿出那顆未能送出的入浴球，丟進浴缸。熱水瞬間染上淡淡的粉色，香氣飄散開來。我不是個愛泡湯的人，但那一刻，浸泡在熱水中，輕飄飄的感覺讓身體鬆懈，彷彿回到了在溜滑梯上不經意入睡的那個午後。半夢半醒，享受著浴缸裡的溫存跟擁抱，暈呼呼地又要睡著了。直到手機裡的音樂被電話鈴聲取代，是鄒。

我把手擦乾，正要接起，卻跳出主管的消息：明天開早會檢討，大家請提早一小時到公司。我盯著這句話放空，直到鄒的來電鈴聲和調成靜音的LINE訊息提示一起沉默了。

*

幾週後，鄒跟我說，他搬進了一間在永康公園附近的溫馨小雅房（在網路上找到的），不在青田街上，但也算是他那塊風水寶地的邊陲位置。室友們都是上班族，人很親切，陽臺種滿了植栽。只是，最近剛好到了公司忙季，鄒下班時間是晚上十點之後，回到家室友早就睡了，自己的午晚餐都是吃公司樓下的便利商店，沒心力下廚。電話裡沒有提到浴缸，我也沒問。

作者簡介——林儀芸

中央大學英文系畢業，目前就讀臺北藝術大學文學跨域創作研究所，擅長撒嬌與睡覺，還有截稿前一天打給朋友們哭泣說再也不要寫了。

評審意見——張曼娟

〈臺北浴缸〉的情節很單純，一位二十六歲的北漂青年，期望在夢想的區域，找到帶浴缸的房間，只是房間，並不是房子。為什麼一定要在青田街？為什麼一定要帶浴缸？為什麼要和室友們一起下廚做飯？與其說他在找一處租屋，不如說他其實是在找一個充滿歸屬感的家。因此，當朋友勸說他租屋的範圍不用局限；勸說他直接捨棄浴缸時，他只是語氣平淡的說：「你不明白。」而後又說：「你在臺北有家，你不懂。」

許多北漂青年來到臺北，找房子、找工作，大都是坎坷不順，瀰漫著悲情與創傷的負面情緒。而這篇創作用一種深情一往的語調，去寫浴缸的觸手可及，而後莫名其妙的失去。筆觸溫暖可親，讓我們相信，這座臺北城，總會有一個合適的浴缸，等著一個回家的人。